

2017年的春天,注定是一个悲伤的季节。2月,刚送别了“梁哥哥”范瑞娟,今夜,又传来了“宝哥哥”徐玉兰离世的噩耗。

悲伤,却也忍不住自欺欺人地想:“老人家或许是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。”老姐妹们聚在一起,会谈些什么?《红楼梦》《梁祝》……那一部部经典?还是《山河恋》,“十姐妹”……一同走过的岁月?

余生也晚,懂得欣赏越剧之美的年纪,只能从电影、电视、画册上去遥想宗师们曾经的绝代风华了。

知道“徐玉兰”的名字,是通过一本泛黄的小人书,书里印的是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的剧照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越剧这个剧种,知道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。那年,我刚上小学。后来才知道,我身边的许多人,都是通过那部越剧电影,通过徐玉兰的宝哥哥、王文娟的林妹妹,知道小说《红楼梦》的。那黑白书页上模糊的画面,牵起了我和越剧的缘分。后来,看过各种版本的《红楼梦》,但心中的“宝哥哥”却始终只有一个——徐玉兰。或许,这和扮相、表演都没有太大关系,只是因为少年时代偶然相逢时的“情根深种”。

然而,真正开始近距离接触越剧老一辈艺术家,已是2000年以后的事了。那时已经工作,电影电视里如同“神仙姐姐”般的艺术家开始走近我的生活。那时候的她们,都已至耄耋之年,虽然少了几分盛年时

的锐气,但在懵懂的我眼中,个个和蔼如邻家奶奶。不过老人家们的性格还是各有不同。

袁雪芬老师一生都要强,即使是晚年患病时依然如此。有一次在越剧院,下楼时我想要扶她一把,老人家还是坚持说“我自己能走。”

范瑞娟老师生活中颇有些不修边幅,说话、行事也是大大咧咧,采访

天堂,有一段“山河恋”

杜竹敏

得晚了,她会把自己的包子请你吃。

而徐玉兰老师,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四个字——“一丝不苟”。每次去她家采访,她都会事先和导演组确定好时间,一定要提前整理好妆容,换上鲜亮的衣服,才会开门迎客。老人家思路的清晰、敏捷也是令我

我等后辈叹为观止的。一直到她患病住院前,每次对话、采访都是条理清晰,简明扼要。尤其像越剧改革、玉兰剧团抗美援朝等生命中重要的往事,她每次都是娓娓道来——时间、细节不会有半点差错。

对于艺术的执着,是这一代越剧宗师最大的特点。2013年,为纪念越剧改革70周年而创作的大型史诗越剧《舞台姐妹情》,徐玉兰与王文娟两位大师携手登台,成为整台演出最令人期待的点睛之笔。这也是徐老最后一次正式的舞台演出,7场演出,92岁高龄的徐玉

兰每天早到剧场候场、化妆,不肯享受半点“特殊”。

虽然只有四句唱,但老人家依旧半点不肯马虎,犹记当年创作过程中,我与总导演汪灏一起去拜访徐玉兰老师,就演唱的内容和形式,听取徐玉兰老师的意见。老人家字斟句酌,一直讨论到晚上十点多,依旧精神矍铄,边说边唱,最后才改定了现在我们听到的那几句“蓦然回首心潮涌,风云百年看苍穹,众手浇灌梦之花,喜看那,越音万里四海飘送,一代更比一代红!”

蓦然回首,近百年的历史如指尖沙般悄然溜走。曾经的“十姐妹”,曾经的《山河恋》,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。她们的故事,是比台上那些经典更加跌宕起伏的传奇。有时候,真的很相信,70多年前,那批从浙东山区走出来的贫苦女孩,是如何创造一个剧种,一个时代的奇迹的。

诗人艾青说,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或许,正是这一代宗师对于越剧、对于山河岁月深沉的爱,才有了她们半个多世纪义无反顾地追寻,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越剧艺术。

斯人远去,留下的是永恒的艺术。或许,她们最想看到的,也是我们唯一能告慰她们的,就是努力让越剧艺术“一代更比一代红”。只是不知道,在天堂,是否也会有一段“山河恋”?

登密苏里号口占

尖岬东洪波,浩荡锁大洋。湾港屯楼榭,海汉列排樯。风摇浮塞动,雨急聒鼓铙。操舰欲远驭,似与天扶将。忽有象鲸来,驱蛟破封疆。狡狼吞大欲,神风逞倭强。可怜长骄矜,顷刻遭殃殃。百千尽填海,魂归乌有乡。由来攻谋略,首鼠忌中央。刻意自顾惜,翻为梦一场。慨怀今与昔,今昔理昭彰。遗迹寻遗训,残桥过斜阳。

珍珠港位于太平洋东部的夏威夷群岛,距美国本土2000海里,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最重要的基地。港内泊有著名的密苏里号战列舰,并辟设有专门的纪念馆。密苏里号历经二战、朝鲜战争和波斯湾战争的洗礼,尤以1945年9月2日被指派为受降舰而闻名于世。当年的受降位置,如今都有清晰的标识,由讲解员用各种语言,反复向参观者宣讲。然而回思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,仅90分钟就炸沉4艘战列舰、2艘驱逐舰,又炸毁飞机188架,并其他基地设施无数,而美军竟全无防备,仓促应战致2400名军人丧生、1250人受伤,不免惊诧。对此,历史学家固然有多种揣测,但其背后隐

蓄的历史教训,至今仍值得人深长思之。

吧中高歌高宴声起。当此千念集夜、万感盈朝之际,检点向晚的生涯,仍得以坦然面对与承受,并以为渡头落日,无非人生之况喻;墟里孤烟,可证清高之标格,是山水之诚不我欺歟?

巢云诗钞(三)

汪涌豪

山居即事

赏酒陟广阜,梯云觉窅幽。风来收暑气,雨过成凉秋。鸟声咽枯树,花气增愁。传歌动帘夜,切语芸窗留。念昔据要路,恃骄轻前修。而今顾来径,了了识重头。

在挪威艾于峡湾的尽头,有一座三面环山的小镇叫弗洛姆(Flam)。此地人口虽只有区区400多,却每年接纳50万游客。因为这里是乘火车从卑尔根起步,坐船沿柔依峡湾到幽僻的古德文根,坐车循山路到“滑雪之都”沃斯的中转站。夏尽,晨早,登上正对着峡湾的高冈。头上是飞瀑直挂,珠珠溅玉;脚下有杂花生树,牵惹关顾。再临风望远,天边青岚缭绕,似正商量云雨;峡间湖水钴蓝,宛若镜天倒开。这样的景色,人一下子变得很安静,并很自然就领悟到什么叫万象律动,草木自知;什么叫天地无穷,年命如寄。

村行偶感

羲和驱日月,光景忽西投。维维归墟落,钟疎过别楼。此时有客来,中宵累觥筹。为惜有限乐,不识无量愁。春华瘁复荣,叶落秋意稠。因感住隙难,独自赋中流。

羊角村位于荷兰西北的艾瑟尔省,因当地人在赖以生存的采煤劳作中挖出1170年前的山羊角而得名。以后为方便

天机云锦用在我

戴平

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50多年,最敬重的师长有两位:一位是老院长熊佛西,另一位是副院长兼教务长朱端钧。

朱端钧先生是中国戏剧界的一座大山。他是上海话剧艺术的开拓者,中国著名的四大导演之一。导演过话剧《雷雨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关汉卿》《桃花扇》《齐晋鬼》等精品佳作,因导演注重意境和诗情,被誉为“学者型导演”。他探索建立了中国戏剧教育体系,并培养了新一代戏剧艺术人才,焦晃、胡伟民、陈明正、李家耀、姜际成、曹雷等一批著名的话剧表演、导演艺术家,都是朱先生的弟子。如今,学院校园中心的一个剧场,被命名为“端钧剧场”,还建了朱端钧塑像。

王元化先生评价他的导演艺术时,引用了陆游的诗句:“天机云锦用在我,剪裁妙处非刀尺。”至为贴切。

我最后一次和朱先生见面,在1978年。是年秋天,我回到了阔别八年的上海戏剧学院,在校园里遇见他,觉得他衰老了许多,走路总有人搀扶,但是精神矍铄,忙着为教师艺术团排《雷雨》,筹备表演师资进修班……他向我亲切点头,欢迎我回来,但来不及交谈。不久,文化部在上戏召开话剧表演艺术教育座谈会,云集全国50多位戏剧专家,会议成立了秘书组。我被借去工作,白天参加座谈会,晚上整理发言材料。11月7日晚上,天气阴冷,我和表演系的姚家征老师在一间小屋里,对着一台老式磁带录音机,专心地整理朱端钧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。

录音机上两个圆盘正丝丝地旋转着,传出朱先生那慢条斯理、温文尔雅但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路线的讲话声。当时的条件只能时放一句,停一下,记录下来,再放下一句,所以整理的速度极慢。不知不觉,到了晚上11时。朱先生的声音仍在徐徐传出:“《雷雨》中的人物关系,不应当拔高鲁大海;应当把繁漪作为值得同情的人来塑造;至于戏的主角,曹禺说:‘我这个戏是八仙过海。’所以,我以为,这八个角色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,周朴园也可以考虑做主角。有‘人性论’色彩的命运悲剧这条线也不错。这个恰恰是观众所要看的,假如拿掉这些,观众就不爱看。我们思想解放不容易啊!”

这篇演讲,如今已成绝响,今天听来,也许不那么振聋发聩,但在那根弦还绷得紧紧的当时。朱先生敢于公开为“人性论”辩护,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。

万万想不到的是,在发言稿整理几近尾声时,忽然有人来报告:“朱院长下午离开《雷雨》排练场时突发心脏病,送华东医院,因抢救无效刚刚去世。”听到噩耗,我惊呆了,顿时泪水模糊了双眼。他还有许多急迫的工作要做,怎么能这样匆忙地离开我们了呢?上戏师生听到噩耗,都哭着往医院跑。

于伶先生作《哭端钧同志》诗曰:“折磨历尽剩余哀,剧苑忍看劫后灰。今日君应含笑去,于无声处听惊雷。”端钧先生逝世近40载了,放眼看今日的中国剧坛,已百花盛开,“今日君应含笑去”,说得一点不错。

安大略湖水清澈,的也都是小鱼。所以用假鱼饵最合适,鱼饵比较大,小鱼吞不进去,就不会来咬钩。针对不同的鱼还有不同的假鱼饵。这样钓鱼,要么钓不到,能钓到的都是大鱼。

要钓大鱼,甩竿、收线都很有讲究。地点、时间、风向、水温、光线,都是影响钓鱼的重要因素,有可能几个小时都钓不到一条,所以需要耐得住寂寞。我也曾经一下午钓过十几条鲈鱼,体长十几到四十厘米的,过足了瘾。

钓鱼最合适的时间段是清晨和黄昏。还有比我更上瘾的人,凌晨三四点钟起床,开车出去钓鱼。大清早天气冷,得穿着羽绒服,外面还套着雨衣,就算下起小雨,也坚持作战。这种时候能钓到很大的鱼,比如体长六十厘米的鲈鱼,还有一米以上的北美狼鱼。狼鱼体型瘦长,头部

费燕

放长线钓大鱼

刚开始钓鱼,就是随便拿根小鱼竿,甚至用一根树枝绑上鱼线和鱼钩,就可以当简易的鱼竿。在鱼钩上挂一点鱼食,蚯蚓、面团、火腿肠之类,往水里一放,就能看见小鱼来咬钩。浮子都不需要,见鱼上钩,赶紧提出水面就行。这样钓法,一下午可以钓一大桶。小鱼一般都是太阳鱼,通常也没人吃,钓完就放回去了。

小鱼钓多了,就想钓大鱼。钓大鱼并不容易。装备要升级,得买专业的鱼竿、重磅的鱼线、大鱼钩,还有专门的假鱼饵。用蚯蚓也能钓到大鱼,但是因为小鱼太多,蚯蚓下水就被小鱼吃光了,钓上来

泡上一杯清咖,翻开一本小说,躺在柔软的沙发里,继续那个久远的故事,仿佛瞬间远离了尘世的喧嚣,步入另一个世界中。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,把屋子照得敞亮,心里,亦满是澄净。虽然忙碌占据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,并成为了很多时候自我安慰的借口,但这份小小的奢侈,似乎更值得珍惜。

还记得小时候时常会跟着表哥去文庙的旧书集市淘旧书,完了就去他家迫不及待地翻看淘来的人小书。每当那天来临前的晚上,都会兴奋地在床上辗转反侧,臆想着书中的人物传奇。父亲见我爱看书,有一回下班时就给我买回好几本连环画。最早看的一本就是《东周列国志》,书才看了一半,就赶紧拉着父亲得意地絮叨,齐国可是当时最厉害的国家,齐国的君主小白,如何从管仲的箭中逃生,成就一代君王。至今翻开那本书,还能看到里面用铅笔标注的拼音和稚嫩的笔迹,讲述齐桓公故事的那几页上,折痕仍然深深地刻在那里。

四大名著的故事,皆是从那时候开始熟悉,再加上当时不少商家将三国、水浒等古



很像狼头,有一张长长的嘴,嘴里尽是尖牙,能咬断人的手指。鱼在水里的力气非常大,钓到大鱼以后很难出水,如果硬拽,经常被它挣断鱼线,甚至把鱼竿都弄折了。需要在水里拖着它慢慢“遛”,“遛”上半个小时,等它筋疲力尽了再出水。这么大的鱼肉质太老,没人愿意吃,取下鱼钩以后也会放掉。

北美的鲤鱼很多,体型很大,一米长的很常见。它们喜欢在浅水区逗留,但是很难钓,它们素食,不会随便咬钩,一般用玉米粒钓。你能看见好几条大鲤鱼同时在鱼竿旁边转悠,来来去去,就是不上钩,像故意挑逗你一样,生把你急死。

牛头鲮是北美很常见的一种小型的鲑鱼,体



春消息 (水印版画) 郭继德

长不超过三十厘米,却是我见过的生命力最强的鱼。有一天晚上,我把一条钓来的牛头鲮包在塑料袋里,放进冰箱冷藏室。第二天上午拿出来准备收拾。刚打开水龙头,那条似乎已经僵硬的牛头鲮遇到水,居然动了起来。刚开始是尾巴和鱼鳍微微动弹,然后嘴巴一张一合,几分钟后就在浅浅的水里摇头摆尾,游得很欢快了。吓得我汗毛倒竖,以为它“诈尸”了,跳到一边观察了半天,才缓过神来。它在离水状态下,在冰箱里待了一夜,没有干死,没有冻死,没有闷死,也没有饿死,遇水又活了过来。这种生存能力,太强大了!我把那条牛头鲮拎回湖边,看着它活泼泼地消失在了湖水深处。

和他们,有着相似的感受。因为工作关系,现在书的确看得少了,但却唯独爱上了米兰昆德拉。印象最深的,是《生活在别处》里,主人公雅罗密尔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彷徨、挣扎,在昆德拉的笔下得到了最好的展现。每一个细节,都能看出他发自内心的呼喊,现实如此残酷,理想遥不可及,要怎么办?妥协,还是反抗,这些,在他的脑海中,反反复复。我似乎感受到,昆德拉在睿智地思考,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虚无,看似轻描淡写,实则深沉厚重。

生活在此处

邵未来

能倒背如流。多年后在上大学期间,有次在北京的秀水街看到许多儿时看过的小人书,真是唤起了太多的回忆。

上学以后,慢慢开始看各种不同类型的书。感受过《围城》中的矛盾、挣扎和无奈,体会过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里的情窦初开、懵懵懂懂,感叹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保尔柯察金那段被很多人奉为座右铭的话语。在一本又一本书中,总能看到那些你觉得可怜、可悲、可叹的人,或许在人生的某个时段,你

昆德拉说,生活在别处。可如果你总是活在幻想中,就无法感受到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美。生活中的大部分,不会波澜壮阔,相反,是车轮滚动般地循环往复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生活在别处,也在此处。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动人,但生活还是要继续。

时光荏苒,唯愿以虚度之名,不负光阴之实。重读《西游记》,感受大不同。

十日谈

我读经典